

黃魯直與佛教

念生

黃庭堅，宋庶子，字魯直，號涪翁，幼警悟，舉進士，知太和縣，以平易爲治。哲宗立，召爲校書郎，神宗實錄檢討官，遷著作佐郎，實錄成，擢起居舍人，紹聖中知鄂州，章惇、蔡卞惡之，貶涪州別駕，黔州安置，徙戎州。徽宗初，起知太平州，復謫宜州卒。私諡文節先生。庭堅文章天成，與張耒曹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，天下稱爲四學士，而庭堅尤長於詩，世號蘇黃。又善行草書，楷法自成一家，初遊灤皖山谷寺石牛澗，樂其泉石之勝，因自號山谷道人，有山谷內外集、別集、詞、簡尺，年譜。（錄中國人名大辭典）

魯直是名著傳燈的人，我們要知道他在佛學上的造詣，首先應閱續傳燈錄，其文如下：

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，以般若夙習，雖膜仕，澹如也。出入宗門，未有所向，好作艷詞，嘗謁圓通秀禪師。秀呵曰：大丈夫翰墨之妙，甘施於此乎！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，公謂之曰：無乃復置我馬腹中耶？秀曰：汝以艷語動天下人淫心，不止馬腹中，正恐生泥犁耳。公悚然悔謝，由是絕筆，惟孳孳於道，著發願文，痛戒酒色，但朝粥午飯而已。往依晦堂，乞指徑捷處，堂曰：祇如仲尼道，二子子以我爲隱乎！吾無隱乎爾者，太史居常如何理論？公擬對，堂曰：不是不是。公迷悶不已。一日侍堂山行次，時巖桂盛放，堂曰：聞木樨花香麼？公曰：聞。堂曰：吾無隱乎爾！公釋然，卽拜之曰：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！堂笑曰：祇要公到家耳。久之，謁雲巖死心新禪師，隨衆入室，心見張目問曰：新長老，學士死，燒作兩堆灰，向甚麼處相見？公無語，心約之曰：晦堂處參得底，使未著在。後左官黔南，道力愈勝，於無思念中，頓明死心所問，報以書曰：往年嘗蒙苦苦提撕，

長如醉夢，依稀在光影中，蓋疑情不盡，命根不斷，故望崖而退耳。謫官在黔南道中，晝臥覺來，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，惟有死心道人不肯，乃是第一相爲也。不勝萬幸。後作晦堂塔銘曰：某夙承記別，堪任大法，道眼未圓而來瞻窳堵，實深宗（按文集爲安字）仰之嘆，乃勒堅珉，敬頌遺美。公復以蘋藻之供，祭之以文，弔之以偈曰，海風吹落楞伽山，四海禪徒著眼看，一把柳絲收不得，和煙搭在玉欄干。

五燈會元，宗門統要等書所載畧同。又按文集，關於佛教的文字，莫不識見高超，深合教理，前引續傳燈錄所指出的發願文，其扼要一段爲：

我從昔來，因痴有愛，飲酒食肉，增長愛渴，入邪見林，不得解脫。今者對佛發大誓願，願從今日盡未來世，不復淫欲。願從今日，盡未來世，不復飲酒。願從今日，盡未來際，不復食肉。設復淫欲，當墮地獄，住火坑中，經無量劫。一切衆生，爲淫亂故，應受苦報，我皆代受。設欲飲酒，當墮地獄，飲洋銅汁，經無量劫。一切衆生，爲酒顛倒故，應受苦報，我皆代受。設復食肉，當墮地獄，吞熱鐵丸，經無量劫，一切衆生，爲殺生故，應受苦報，我皆代受。願我以此盡未來爾忍可誓願，根塵清淨，具足十忍，不由他教，入一切智，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界中，現作佛事。

根據以上的資料，我們對於魯直這個人，可以說是宗說兼通，解行並茂。可是再讀彭二林的居士傳，竟是另一個看法，茲備著於下而加以討論。

居士傳第二十六，以魯直與蘇子瞻，晁無咎合傳，錄魯直發願文全文，而以爲知太和縣後，移監德州德平縣，過泗州僧伽塔

時所作，並錄蘇氏歧亭詩：晁氏得齒白佛贊，而對魯直的評語是：獨怪魯直始作自誓文，至居黔時，乃悉毀所持禁戒，屢見於詩，則予不能知其說也。嗚呼！淨業難成，習根易縱，可不慎哉！可不慎哉！

我最初以為彭氏這一段評語，是過信年譜使然。按魯直詩文集，最早的宋版刻本，即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豫章黃先生文集，既未附有年譜，集內詩文，乃是分類輯錄。我們都知道分類輯錄的詩文，自不含有編年作用。後人根據本傳，作成年譜，某詩某文，係屬某年，除有人名地名可據者，多是想像爲之。而因原輯接近某題，即以爲同時所作，尤不足憑。魯直那些涉及殺生食肉的詩，可能是立誓皈依以前所作，被編集者誤排在後。但其中有一「謝榮緒割瘡見貽二首」，公然承認毀棄齋戒，乃是無可曲解的，其詩如下：

何處驚麕觸禍機，煩公遣騎割鮮肥，秋來多病新開肉，糲飯寒菹得解圍。

二十餘年枯淡過，病來筋下劇甘肥，果然口腹爲災怪，夢去呼鷹雪打圍。

這兩首說明了因病破齋，士大夫學佛，每有這事，我的朋友中即有其人，不意魯直亦因此失足。第二首第三句未嘗沒有自歉之意，而第四句夢中打圍，直是殺心不死。

又食蟹詩標題云：

秋冬之間鄂渚絕市無蟹，今日偶得數枚，吐沫相濡，乃可憫笑，戲成小詩三首。

這裏吐沫相濡乃可憫笑八字，由學佛者言之，祇見其可憫，沒有什麼可笑，由不學佛者言，祇見其可笑，沒有什麼可憫，魯直殆居於二者之間。然畢竟不會因其可憫而實行放生，他所作小詩三首的第二首云：

勃窣蹣跚悉涉波，草泥出沒尚橫戈，也知殼觶元無罪，奈此樽前風味何？（餘二首不錄）

這直不是學佛人應有的思想，但是他還想到無罪二字。若是

根本不聞佛法，也就想不到被殺的生物，有罪無罪，這句話也似含有自歎之意。

綜觀魯直全集裏，很多關於佛教的文字，談玄說妙，直得諸天雨華。但與那些破戒犯齋的文字，對照以觀，不但語不相符，而且行不顧言，可以說是無智無悲，而那一點智，也只是光影門頭，深可慨已！

清初沈培木輯慈心寶鑑，有魯直戒殺詩二首如下：

我肉衆生肉，名殊體不殊，元同一種性，只是別形軀，苦惱從他受，肥甘爲我娛，莫教閻老斷，自揣看何如？

勸君休殺命，背面復生嗔，喫他還喫汝，循環作主人。查魯直集中，本沒有這兩首詩，當然是後人爲之，託名勸世。

洗塵法師三度傳法大會暨

佛教青少年夏令營開幕與

水原渭江教授隨喜輒成長句

余少賦

佛門傳法彼岸度。化被青年夏建營。風姨（黛蒂）走避海山靚。漣漪萬頃荃灣清。經魚響處朝參象。脫白善信尤虔誠。遙逐鸞翔西天竺。（英倫帕爾穆女史從印度來皈依）恰符學士昔登瀛。（受戒者十八人）善莪隊：雌雄別（凡五隊六十餘人）渾如姊妹如弟兄。周旋殿廡瓶巾侍。精爽修行紀律明。方丈登壇龍象集。（謂敏智寶燈旭朗聖懷茂蕊金山諸長老）。三師七證諸事給。電鏡開闢霓虹光。龐眉廣額英氣接。磬奏和南聲徹雲。五體投地起合十。儀軌莊嚴次第成香積厨開肅客入。山簌滿盂湯餘陳。領畧鮮甘強胃納。吉祥會盛年復年。隨喜數犯炎熇天。今夏東槎來教授。淨土眞言探秘傳。曉航渡海迎並載。（道泰法兄駛輕車出郊）談禪意會忘蹄荃。靛譯欣逢大檀越。（朱福祥居士）宗師微笑談因緣。三島中邦源一脈。法乳光流鬼神格。共鳴鐘鼓蘇黃魂。新紀元從今茲闢。前歲法輪扶桑邁。旋聞報聘頻飛錫。（麻布照海法師曾兩度蒞止）高躅何當去復來。陰霾掃淨重霄碧。